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一〇二回 國舅家道厄作幻 韓王府師弟酬恩

話說國舅同華氏等候蘇蓮芳整整等了一日，到得晚飯過後，議論了多時，只得吩咐關府門睡覺。那知才一進房，聽見外面夜巡說道：「稟大人、夫人，外面有一人敲門，聽得是女子聲音，請問可開門放他進來嗎？」國舅還未開口，華氏便吩咐道：「你去向總管取鑰匙，開門放進便了。」華氏說完，忙整一整衣服，便同國舅出了房門。走至中堂，正要向廳屋探看，忽見蘇蓮芳氣喘氣喘的跑進來，便請了一個廣概的安，說道：「小尼為這事忙煞了，幸虧不誤限期，這就是國舅府上的洪福了。」華氏正欲來同蘇蓮芳到中廳談說談說，卻值天暖，廳後屏門未關，搭眼見廳中坐一中年道士，頭帶鍍金九蓮束髮巾，身穿玄色紗道袍，月白緣領，手拿瑩刷，臉上飛赤，汗淋淋的，也是坐在那裡喘個不住。華氏一見，忙縮住腳，向徐國舅說聲：「老爺你同這師傅去談談罷，我不去了。」話言未了，蘇蓮芳忙開口道：「夫人同去何妨，你夫人這大年紀了，難道還有什麼迴避嗎？況且這位道兄，老實異常，夫人就同去議論議論，未嘗不可。」華氏聽畢，便一同皆至廳屋，見那道士忙起身向國舅並華氏請了安，大眾坐下。國舅道：「二位來時，想係路跑急了，可憐皆是喘氣不住。」劉香妙道：「稟國舅，小道等一黑的時候，已經就到了北門，恰巧遇見濟顛僧的兩個伙伴。」說到此處，蘇蓮芳忙向他瞅了一眼，插口道：「險些把這兩個活賊送了命。」劉香妙又道：「因這兩人所行不善，小道是最恨他的。所以在通湖亭某館門口，碰見小道，就想抓著他把點小苦他吃吃。那知這兩個活賊，搭眼看見我們，就飛奔逃去。小道同蘇師兄，整整兜城牆追了一個圈了，所以到此刻才來，坐定了還有點發喘。」國舅道：「大事要緊，這些小事隨他去了。」蘇蓮芳道：「今朝若不因這件大事，大約追上天去，也要追著他，叫他試試手段呢。」大眾說著，家人忙送上茶來，不上一刻，就在廳屋裡開兩桌素席。這兩席酒，日間華氏統統皆關照停當的，所以不待招呼，就辦來了。當下國舅就陪劉香妙在上首一桌席上，華氏陪蘇蓮芳在下首一桌席上，席間兩人大率皆一抵一句的數的履歷，擺的英雄。內有單單一層，最為發笑，劉香妙可算一世吃盡了濟公和尚的虧了，他偏偏反過來擺勝，說在某處怎樣擺佈濟公，某處怎樣收拾濟公，連那次被濟公和尚用遮眼法跌在地糞坑裡，他也反過來說把濟公用遮眼法跌在地糞坑裡，吃了半夜的屎。國舅夫婦聽到此處，不覺皆哈哈大笑。華氏道：「怪不得我聽人說，濟顛僧渾身皆是污垢呢！大約出了地糞坑，連洗也個曾洗。」

大眾說著笑著，酒兒菜兒的吃著，好不自在。劉香妙還在那裡滿口大話的擺架子，蘇蓮芳怕他酒多了，露出馬腳來，便說道：「劉道兄，我們閒話體談，明日已到中秋了，後日晚間我們就要幹那事了，須要大家斟酌斟酌正事才好呢。」國舅道：「劉道兄掌管午門，要帶多少兵丁，才足數用？」劉香妙道：「要帶兵了，倒不算有法力了。小道一個人，自然能叫這午門要開就開，要關就關。國舅大人若不相信，小道略施小技，把大人看看。」說著，便指著中廳的屏門道：「尊府這屏門，不是開著的嗎？等我叫他關起來。」忙用手向屏上一指，說聲「關」，可巧兩扇屏門，兵兵就同人關的一樣，連門門、鐵搭皆上得齊齊整整。這邊徐國舅真個笑逐顏開，說聲：「劉道兄法力真大！」但聽西邊席上蘇蓮芳嬌聲嬌氣的說道：「劉道兄，這屏門你已關好了，讓小尼來開罷。」劉香妙道：「使得。」那邊華氏覺得蘇蓮芳嘴裡不知呢呢喃喃的說了幾句，也用手一指，說了句「開」，只聽那屏門吱吱一聲又開得足足的，還同起先一樣。此時徐國舅夫婦、真同遇著兩位仙家一般，好不歡喜，直歡喜得連晚膳吃過都忘掉了，不知不覺的家人送上飯來，也就跟著吃了一個二頓。及至用飯已畢，外面已有三更向後，便吩咐家人將劉香妙送去桂花廳安置；又喚過一個老僕婦，陪蘇蓮芳到東廳小暗房宿息，自有牀帳枕席，不必交代。國舅夫婦也就歸了內室，一夜無話。次日正是中秋佳節，五更三點，國舅同徐焱、徐鑫、徐森還須上朝慶賀，敷衍故事。朝後皆到了慈寧宮。往歲徐家父子必在宮中晚宴，賞月之後方回，今歲反轉要避嫌疑，慶賀之後，五賢王同太后但問了「如何」兩字，國舅父子低低的只回了一聲「皆安了」，隨即皆告辭出宮，太后也不深留。當下父子三人出了午門，各皆上馬回府不提。

且言濟公出了湖西大營，心裡想道：進裡的人已有了，接應的人已有了，出宮之後，反以進內之人為斷後；但是出了午門，還少一人接應，必須如此如此，方能妥當。主意已定，撒步就往前走。沿湖邊不多遠，剛要到渡船口，只聽後面有人喊「師傅」。濟公掉頭一看，原來是曾先生同韓公子。大約因中秋放學，出外遊玩，一見濟公是位救命恩人，所以連忙上前直趕到渡船口方才趕著。喊應了濟公，便說道：「師傅今將何往？今日中秋佳節，可否請到敝處小聚小聚？」濟公道：「好呀，好呀。」說著，三人皆上了渡船，過了湖直奔韓府。這位濟公，真正奇怪，他進了韓府，簡直就同跑慣的地方一樣，轉身同韓毓賢說道：「你家西廳桂花甚好，俺們就在西廳聚聚罷。」毓賢道：「遵命。」不知是何道理，那韓府由外面到西廳，卻從正廳旁邊西轉彎有一小門，不料濟公走到此處，也就轉彎，到得裡面。曾先生同韓公子皆上來叩謝救命之恩，才要行禮，但見濟公轉身往外就走。二人不知何意，曾先生外出追著，濟公道：「你這渾人，你把人約來，叫人受罪嗎？俺只得爽快的走了。你要我在此耍耍，第一是不要尊姓大名，第二是不要磕頭唱喏，第三是不要謙坐奉茶，只要趕緊的拿酒來菜來，俺是最合適的。」曾先生道：「遵命。」說著朝旁邊一站，手向前一邀，說聲：「師傅請罷。」濟公翻著眼睛，朝他一頓望，復行拍著腿，又一頓笑，用手指著曾先生道：「你這個人啊，要算是生性不改，倒又請呀請呀的來了。」可憐曾先生，被他弄得伸也不是，縮也不是，只得向旁邊一個家人說道：「你去關照廚房，速辦一桌烤席，不可有誤。你們把花雕酒辦一壇來，越早越好。」濟公聽得哈哈的笑道：「這才是待客的道理呢。」忙搶步就進了西廳，恰恰東邊又橫著一張琴牀，他也莫名其妙，就往上坐，對毓賢道：「這張牀這樣短小，大約是五六歲孩子睡覺的嗎？」疏賢也不便同他辨白，只得答應了一聲，就往後走。

恰巧碰著黃夫人穿了大衣，出來叩謝濟公日前相救之恩，毓賢忙止道：「不必。」就把適才同曾先生所說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黃夫人道：「他雖如此，我總要自盡其禮呢。」毓賢道：「這人的脾氣，母親不知，他回來以為不適意，抑或認真的就走了。」母子正在齟齬，只見韓小姐毓英走到，忙問其故，毓賢又說了一遍。毓英道：「照這一說，母親，這叫做『恭敬不如從命』，他既喜歡吃酒，就關照家人多辦好酒孝敬孝敬他，盡我們的誠心就是了。據女兒看來，我勸母親也不必見他。但我們到要在屏外瞧瞧他，究竟是個什麼樣子？」說著便把黃夫人拖住，隱身在屏風外偷看。此時家人卻然手忙腳亂，已把酒席擺好。但見濟公一看見酒至，忙站起來跑至席前，當中往下一坐。曾先生同韓毓賢也連忙入座，毓賢提著酒壺便來敬酒，濟公伸著那只打把手一把將酒壺搶到面前，說道：「你這個小孩子，又來壞我的規矩了。」此時毓英小姐在屏外看得這個樣子，不覺嘆的一笑，但見濟公搶走出席，走至屏後，一把將韓小姐拖住，大眾大吃一驚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